

青樓恨

青 楼 恨

康 素 珍 记述
书 宇 延 年 编写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1988年·哈尔滨

责任编辑：马月乔 龚江虹

封面设计：李世苍

青 楼 恨

康 素 珍 记述

书 宇 延 年 编写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北京市首都发行所经销
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12.5印张 284.4千字

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4次印刷

印数：450,001—500,000

ISBN 7-207-00510-5/I·85 定价：3.50元

写在前面

很早以前，我们就听说有位旧社会的妓女写了一本自传体的小说，存放在文化馆。1985年5月，我们作为文联创作员，找到了这本已被淡忘的文稿，撕开两张发黄的报纸皮儿，不由大吃一惊：里面露出一尺多厚的一叠“稿子”，共二十二本，约六十万字，而且尚未写完。啊，这该凝聚着笔者多少心血呀！

转瞬已到麦假，我们避开“三夏”，抛却麦收，自囚陋室，挥汗披阅。这是一部“天书”，字迹潦草，别字连篇，要边看边猜。半个多月里，我们昼夜伏案，硬是“破译”了两遍。我们完全被康素珍同志那催人泪下的经历吸引住了。她——当年的康小妹，曾光屁股捡破烂，随穷哥们讨饭，在公馆当丫鬟，到梨园学戏，给瘫痪少爷当童养媳。她先后被转卖到成都、宝鸡、兰州妓院，取名苏秋芝、田情弟、马香玉。几年以后，她成了声名遐迩的“红姑娘”，还曾接待过高官、大员。后跟随某将军的秘书魏瘦鹃从良，返回故里辛集市郭西村……字字血，声声泪，泣诉着一段段辛酸的经历。

之后，我们与政协同志以征集文史资料为由拜访了这位老人。四方方的小院里，柴草遍地，两只山羊在院角咩咩乞

ABH-179/01

食。比院子还要低洼的屋地上，胡乱放一些炊具，屋内没有桌椅，那大厚摞的材料就是她伏在炕上写成的。看着这茅屋草舍，我们的眼睛湿润了。

老大娘的一席话，更激起我们感情的涟漪。她说，丈夫死后，她加入了五保户。村里每年给四百斤口粮（包括粗、细两种），每月给些零花钱，日子足可过得去。她的青少年是在黄连和苦水中泡大的，什么罪都受过，比过去受的罪，现在简直到了天堂。

十年浩劫中，为了秘密写那些血泪史，她主动当了生产队饲养员。老太婆喂牲口，在辛集可是破天荒第一个。深夜，她给牲口添足草料，就伏在水泥板上写。有一天小偷去偷生产队的木料，被她发觉，她施展武功，将小偷一顿饱打，保护了集体财产，这使她成了当时报上的传奇人物！

解放前她原是文盲，后随夫学字，解放初又参加扫盲班，如今粗通文墨，靠着一部字典笔耕。十余年艰辛，她的眼患了白内障，为了不耽误写作，她请求医生推迟了手术时间……

她娓娓而谈，我们连连感叹！

嗣后，经有关部门照顾，她的生活有了好转。

这里还有一段插曲，一位老人听说辛集有个康老太太，就托我们当“红娘”，愿把她接到市里一起安度晚年。我们满怀信心去找她，她的回答却出人意外：“过去非人的生活刺伤了我的心，夫妻、情爱，对我已毫无缘份了。况且，我正致力写作，我伺候人家，已无精力；让人家伺候我，我过意不去，我宁愿这样孤独地活到尽头……”。

啊，我们由此更窥见了她金子般的心。于是，我们热诚

地鼓励她继续把未完的稿写完，并约好把写完的稿子及时送给我们。又过了些时日，她果然骑着一辆新的自行车来了，并说这是专为送稿子买的车子。自此以后，晴天骑车送稿，逢到雨雪天， she 就把车子寄存邻居家，冒雨踏雪，往返八十里，步行送稿。她说：“只要能把姐妹们的苦难经历诉诸后人，就是死也瞑目了！”

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经过三个严冬酷暑，剩余书稿终于完成了。这几年来，我们徜徉在老人呕心沥血写出的一百多万字的文稿里，象蜜蜂采花酿蜜一样，尽力精心思索、梳理、提炼。最后在康素珍记述的真人真事的书稿基础上，编写出这部长篇小说——《青楼恨》。

仅以此书：遥祭旧时沉冤女，声讨乱世肆虐人。

书宇、延年 1987年12月于辛集市

目 录

一	良家女受骗春熙院	康小妹被逼入娼门……………(1)
二	老鸨儿毒施攻心计	小姑娘忍辱落烟花……………(12)
三	苏秋芝学艺上圈套	于凤仙酒醉坠青楼……………(27)
四	二佳女通宿话知己	三姐妹拜月结同心……………(38)
五	多磨难秀英结鸾凤	为从良梦才丧残生……………(50)
六	“蹲门雕”巧点鸳鸯谱	凤仙姐仗义救秋英……………(71)
七	着艳妆初次接客人	起祸端怒惩老色鬼……………(87)
八	仙鹤姐悄话巧姻缘	康小妹复仇闹春熙……………(98)
九	争红牌金英毁娇颜	踏白雪三美逛锦城……………(112)
十	葬二哥小妹讨银两	助九弟凤仙卖玉镯……………(125)
十一	出条子嫖客发兽性	受侮辱妓女泪满襟……………(137)
十二	假情郎暗害小月仙	丑堂倌鸣冤遭恶报……………(150)
十三	小锦莺舍命走红运	“蹲门雕”秘授春意方……………(160)
十四	保洁身青楼斗恶鬼	受磨难地牢苦熬煎……………(172)
十五	破青倌秋芝辛酸泪	解春官凤仙吐真情……………(190)
十六	活王八刺杀老鸨儿	歪脖树吊死仙棠姐……………(198)
十七	美国佬强抢小锦莺	冯局长闹市救秋芝……………(211)
十八	康小妹客房遭惨害	苏凤仙怒激马军长……………(220)
十九	忍奇辱接待美国佬	睹新仇媛儿惨丧命……………(233)

- 二十 三姐妹欲登望乡台 二老鸨荣归挂金匾……(242)
- 二十一 仙鹤姐忍痛断痴情 大金牙 骚扰春熙院……(251)
- 二十二 “尖嘴猴”暗探云雨楼 赵玉成夜话巧莲妹……(264)
- 二十三 凤仙姐恭贺鸾凤情 秋英妹受训夜捉奸……(279)
- 二十四 康小妹慷慨勇赴难 赵仙鹤夜逃遇仇敌……(293)
- 二十五 施酷刑摧残仙鹤女 下地牢害死玉美人……(305)
- 二十六 马军长倾慕“盖锦城” 苏凤仙怒打“尖嘴猴”(318)
- 二十七 汪老鸨寻回小锦莺 康小妹牢记烈女恨……(332)
- 二十八 赵师傅患难助秋芝 康小妹雨夜去逃生……(345)
- 二十九 战惊惊飘零春熙路 夜沉沉黑店假成亲……(359)
- 三十 又受骗不识美女蛇 再上当未卜风尘泪……(370)

一 良家女受骗春熙院 康小妹被逼入娼门

在成都春熙妓院迎宾大殿的后身，有一片五亩大的荒园，四面筑有一丈五尺高的石墙，墙上栽着铁蒺藜、玻璃角，墙根布满野蓬枯蒿。院中间，一棵老态龙钟的歪脖子古桑，孤零零地显示着这儿的苍凉景象。

这所院子，有迎宾大殿那巍峨壮丽的背影衬托，有殿前那车水马龙，飞香流玉，笙歌悦耳的声色照映，更显得荒寂惨人，象是郊外獾狐游窜的野冢古墓，又象包藏孤魂冤鬼的凶刹魔窟。知根知底的人清楚，这里虽不是杀人的断头台，倒真是吃人的虎狼窝；虽不算白骨累累，可也算冤魂众多。这块所谓“调教场”，是妓女们闻风丧胆的活地狱。有谁想从良，谁想逃脱，谁得罪了嫖客砸了窑子，就会被揪到这里受“调教”。有的吊在树上“挂干菜”，有的按在草地“吃烧鸡”（用火篦子烙）。天长日久，古桑树的歪脖子上，留下了一道没有树皮的沟坎儿，荒草上沾满了斑斑点点的血污。命小到那边去的，就地刨坑一埋；大难不死的，扔到西墙根那间有门无窗的小黑屋里。

单说这天后半晌儿，有个十三、四岁的小姑娘，被反绑

着双手，吊上了古桑树。她嘴里堵着破棉花套子，悬在半空，如同一只反剪了翅膀的小鸡。

“嘿嘿，反了天啦。小杂种，今格叫你尝尝家法的滋味！”

“再吊高点儿！”

吼叫的男人，是留着油光光分头的赵老鸨，外号“尖嘴猴”。那一只眼的女人，是他的妻子，外号“独眼龙”。站在“独眼龙”身边的，是个肥胖高大的女老鸨，外号“蹲门雕”。

“蹲门雕”瞪着两只凶狠贼亮的圆眼，盯着小姑娘。右手一伸，她身后的小妓女秋英，顺从地递过一根滴着水珠的鞭子。她熟练地扬鞭围着吊在半空的小姑娘转了一圈，一阵冷笑，接着叉开双脚，挽起袖子，运了运劲儿，大胳膊一抡，那鞭子带着十一月的冷风，“啪啪”地抽在小姑娘身上。那小姑娘怒目圆睁，可嘴里堵着棉花套儿，哭不出，喊不响，只是“唔唔啊啊”地闷嚎。

妓院老鸨用的鞭子，都是用三股牛皮拧成的麻花绳，鞭杆短，皮梢长，在水里一泡，软得象面条儿，力度却增千斤。抽在人身上，入皮入肉，似火焰刀剐，叫你疼个半死，却伤不着筋骨，毁不着内脏。老鸨们“鞭技”一个赛过一个，通身上下挨条地打，可就是不沾那粉嘟嘟的脸蛋儿。

此时，“蹲门雕”的鞭子连成了点，小姑娘的鼻涕、泪水连成了串。身上的绿夹袄，随着“嗖——啪”、“嗖——啪”的鞭声，横暴一道口子，竖裂一道口子。鲜红的血，顺着衣服的破洞往外流，滴在树下干硬的草地上，有好几滩，冒着热气。见此情景，就是铁石心肠的人，也会心酸落泪。

在一旁观望的“独眼龙”、小秋英，却是冷若冰霜。
“独眼龙”待一会就围着古桑转一圈，象卖烧饼的围着烧饼炉看火候。“尖嘴猴”在一边专心地数着数：“55、56、57……”

凶相毕露的“蹲门雕”，越抽越红眼，不一会，小姑娘的裤子被抽飞了，一块块烂布条，补丁块，败叶似地落下来，身上的皮肉，张开了道道血口。小姑娘实在挺不住了，热尿，顺着裤腿流下来，后面拉了一裤子烂菜沫稀尿。“蹲门雕”闻着臭味，这才住了手。

“好，整整一百下，苏大姐真是功夫不浅，哈哈！”
“尖嘴猴”讨好地伸出大拇指，赶紧递过手巾，叫“蹲门雕”擦汗，“独眼龙”也赶忙从前院端来一杯热茶。

“蹲门雕”喘着粗气，坐在树墩子上，猛呷几口茶，骂道：“妈的，我还没碰上这么硬气的小婊子，我不信就治不了她的野性！”

树上吊着的小姑娘，垂着满头散发，拉拉着长鼻涕，唔唔啊啊的呻吟声，一阵比一阵弱下来……

“蹲门雕”名叫苏茂容，是春熙妓院赫赫有名的老鸽子。她时常蹲在妓女门外偷偷监视，看你是不是图谋不轨，是不是私藏了客人馈赠的金银、首饰。那双牟利的鹰鼻鹞眼，即使飞过一只苍蝇，她也能分出公母来。妓女们在背后咬牙切齿地送了她一个外号——“蹲门雕”。

“蹲门雕”是开窑子管妓女的老行家。她原是江苏人，民国30年，她和丈夫王金山带着两个姑娘，大的叫凤仙，二的叫仙棠，来到成都市。只因这繁华的春熙四路，店铺如林，商帮如海，官匪士绅，各营窝巢。“蹲门雕”出钱买下

春熙东大街长春妓院的旧宅，重修春楼，再振旗鼓，利用天时地利，开起了这座春熙妓院。

一年之后，又来了两户老鸨，一户是“尖嘴猴”赵德顺，带着三个姑娘，大名仙鹤、二名仙翠、三名仙玉。另一户是“金钢钻”汪月英，也带了兰草、兰仙两个姑娘，于是三股合一，“蹲门雕”东道居首，合办青楼。一时间妓女发展到30多名，可称得锦花满园，红火热闹。可出了名的红姑娘只有“蹲门雕”的大姑娘凤仙，“尖嘴猴”的大姑娘仙鹤。

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“蹲门雕”既有近忧又有远虑。近几日，她苦苦谋算：“春熙院是老娘一手操办，丈夫古怪，出去另起炉灶；仙棠不训，在歪脖树上吊死了。膝下只有凤仙一个红姑娘，还是从过良又搭班子的。凤仙一日不在，可就倒了摇钱树。秋英年纪尚小，又貌不惊人，艺不出众，日后肯定不成大器。老鸨子本事再大，手下姑娘不红，就象戏班里缺了主角。要想招客生财，必须得找个俊美的女孩养嫩芽儿。

“蹲门雕”正满腹心事，忽一日，茶房的王妈来报，说有一个贫妇要卖女儿。她抱着一线希望，接见了贫妇，当场订了标准儿：“丑话在前，赔钱货不要，聋子、傻子、一只眼的、秃子、麻子、烂眼圈的、有狐臭口臭的、长过秃疮的癫疯的，白给也不要！”那贫妇咯咯一笑：“苏大姐放心，明天我把女儿领来，保你一看就中！”

这女孩果真清秀俊美，聪明伶俐，“蹲门雕”的锥子眼一下子就看准啦，是棵好嫩芽儿！想不到，这孩子竟象关进笼里的兔子，又蹦又撞，好大的野性啊！

“哎呀，小姑娘死啦！”忽听“独眼龙”一声尖叫，再看那吊着的女孩儿，果然耷拉下脑袋没了声息。“蹲门雕”倏地站起来，心说：“莫非我这一百五十块大洋白花了！”

“尖嘴猴”赶紧推卸责任：“苏大姐，我可是光吊了吊，你的姑娘，我没捅一指头！”

“蹲门雕”哭丧着脸走过去，伸手在小姑娘鼻子底下按了一会儿，马上稳住了神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放下来吧，我的鞭子有准儿！”

一个血淋淋、烂乎乎的小身子，放在了滴着鲜血的树下。

“蹲门雕”命秋英去厨房打了桶清水，几个人一齐动手，把小女孩扒了个一丝不挂，血衣尿裤，扔进墙根的枯草里。

“哗啦”一声，整桶的凉水，泼在小姑娘的血体上。这桶水真管用，冷水带着冷风刺进滴着血的伤口里，昏死的小姑娘又呻吟着醒过来，下意识地扯开棉花套，微微贱了声：“娘啊……”身子一颤，又昏死过去了。

“独眼龙”乐了。“蹲门雕”脸上的横肉打了个捻儿，若无其事地说：“她死不了，叫她醒醒盹去吧！”

“尖嘴猴”帮“蹲门雕”把小姑娘抬进那间小里屋，扔在光板床上，盖上一条破被子，掩上门，一个个穿过迎客殿西边的门洞，到前院去了。

此时，前庭的妓女们已化好了妆，准备接客。琴声歌喉，浪言戏语，在寒风萧瑟的锦城里，吸引着形形色色的官绅商客。

深夜了，一阵阵冷风吹动春熙后院的草蓬棵子和古桑枝杆，呜呜呜，真象鬼哭狼嚎。小房里的姑娘从昏迷中醒过来，身子微微一动，就觉剌心似的疼，她张开嗓子使劲

“啊”了一声，随之又是吓人的平静。她睁开眼，定定神，心说：“这不是我家的稻草房吗，爹呀？妈呀？哥哥呀？……啊，好疼啊！”她脑子里的记忆，象映演的旧影片，忽而清楚，忽而含混，“噢，对啦，后妈不是领我买衣服来了吗？后妈呢？……”她极力忍着伤痛，拼凑着打碎了的记忆。终于，白天那一幕幕的故事，又重现在眼前……

这个小姑娘，就是沙河铺突然失踪了的康小妹。常言说“蝎子尾上针，最毒后母心”。她逃出华迎剧院，昏倒街头，被拉黄包车的爹爹领回家来，新续的后妈厌恶这个半路捡回来的小野丫头。昨天，她捡菜叶回来，锅里没给她留饭，饿得她偷吃了瓦罐里一把生米。后妈这下找到了斜茬儿，她诬陷小妹不光偷了半缸米，还把家里仅有的两元钱也偷去了。爹自从抽上大烟，变得爱发脾气，女人一挑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扇了小妹几巴掌，声言要将她轰出家门。

今天，吃过早饭，爹拉车去了。后妈却一反常态，给小妹换上一身圆圆旧夹袄，亲切地说：“儿啊，虽然你不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可爹打你，娘也心疼啊！你就这件衣服啦，走，娘跟你买身好衣服去！”听说买衣服，小妹可高兴啦，便跟着后妈离开了沙河铺。

成都的街真多啊！她从前讨饭虽然走过不少大街小巷，可没见过的地方多着哩。她们七弯八拐，不知走了多远，来到春熙路这条热闹的街市。嗨，这条街的布摊真多，花花绿绿的绫罗绸缎，排出好几里地。卖兔肉的小商贩拉腔拖调在小车旁叫卖。一群群小花子，钻行在衣冠楚楚的阔少爷、洋小姐之间，围住卖兔肉的车要骨头。日头都偏南了，后妈也舍不得给小妹买一点兔肉吃。她挑鼻子捏眼儿，不说这个衣摊

上的衣料贵，就说那个摊上的不好看，后来又说到朋友家去吃饭，紧攥着小妹的手腕子只是往前走。小妹那双乌黑的大眼睛滴溜溜转着，挑起的弯眉象挂着一个大问号，她懵懵懂懂地跟着后妈，来到十字街口，停在一家阔气的公馆门前。

这是哪儿呀，公馆的大门楼，飞檐画壁，黄色琉璃瓦盖顶，两扇沉重的大铁门，威严地敞开着。门两边，是两尊黑宝石一样光滑细腻的大石狮子。门顶上，悬着一块长方形的金字匾。门里的房间，挂着一个个素净的门帘。

“苏大姐，我们来了。”后妈冲门里喊了一声，白门帘一挑，钻出个肥胖的、穿一身黑缎子裤褂的“蹲门雕”。

“蹲门雕”一出门，两只闪着贼光的圆眼，盯住了阶下的康小妹，她脸上的横肉又堆起了一道捻儿，抬起两只戴满金银戒指、染着血红的长指甲的大手爪子，笑道：“哈哈，她就是你的女儿呀？”小妹仿佛看到一只凶狠的山雕，要伸爪抓获她这只瘦弱的羔羊，吓得她急忙躲在了后妈的身后。后妈拽拽小妹，向“蹲门雕”陪着笑：“我的女儿，没见过世面。快见过你苏大妈！”

“来，屋里坐！”

“蹲门雕”异常热情地让客，小妹好奇地跟着进了这阔气的公馆。只见迎门一堵影壁墙，上面画着奇山异水和一群下凡的仙女。绕过影壁墙就是深宅大院。院中央，有假山喷泉。假山四周，是个长方形大鱼池，鱼池四周是花圃，只有不怕冷的几种花，依旧红红绿绿。花圃两边，是两行修竹。院里东西两边，对峙着两排起脊参角的楼房，楼上各有一道雕着花格子的木栏杆走廊，几个红衣粉袄的姑娘，正凭栏观望。她们一个个脸色发黄，眉眼发涩，象久病的样子。

再往前走，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，红墙黄瓦花格子窗，殿正中悬着镀金大匾。那几根大红立柱，雕龙镂凤，好大的气派！小妹疑心是来到了帝王的皇宫。

她们进了堂屋，在楠木方桌旁的几把太师椅上坐下。

“蹲门雕”那血红的长指头夹着洋烟卷儿，一边喷着烟圈，一边和后妈说话。康小妹却只顾观赏堂屋的摆设：正面墙上，一尊神像，神像的头顶，是一座嘀嗒作响的大挂钟。神像下是神龛，燃着香烛，那蜡台都镀了金银，闪闪发光。

“唔，小姑娘长得不错，就是太瘦了。”“蹲门雕”的圆眼睛，盯着小妹，上下左右地打量。小妹厌恶地扭过脸。

后妈对“蹲门雕”殷勤地说：“大姐姐呀，瘦点怕啥，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。我的女儿，只要穿好点，吃一阵鱼呀肉的，准能发个水灵灵的俏模样，白嫩嫩的的身子。”

“唔，跟我来。”

后妈和颜悦色地摸着小妹的头，语气里蕴含着从未有过的柔情：“儿呀，娘给你买衣服去，你可等着啊。”“蹲门雕”招呼茶房的王妈妈来陪伴小妹，便领着后妈走出了大殿。

小妹左等右盼，不见后妈回来，沉不住气了，站起身来。

“哪儿去？”王妈拦住她。

“找我妈去！”

“唉，你可不能乱动啊！”王妈忙拽住小妹的胳膊。小妹觉出势头不对，推开王妈，脱口大喊：“妈——”

这时，门口“呼啦”一声，进来了“金钢钻”、“独眼龙”、“尖嘴猴”，挡住了要往外闯的康小妹。小妹可急坏

了，跳着脚大喊：“我妈呢？闪开，我要走……”这时，“蹲门雕”左手夹着烟卷走进来，冲小妹哈哈一笑：“你妈，她早把你卖给我啦，一百五十块大洋拿走了，往后，我就是你妈，你就是我女儿！”

“胡说，你胡说！”

“不信，”“蹲门雕”从衣襟里掏出一张写着黑字，按着红手印的白宣纸：“看看，这是你的卖身契，你妈的手印！”

小妹痴呆呆地瞪大了眼睛，突然暴跳着喊：“不，那不是我妈。我妈早被潘保长打死了，你们快放我出去！”

“尖嘴猴”和“独眼龙”按住又蹦又闹的小妹。“蹲门雕”横脸一绷，唬道：“哼，想得轻巧！我是开窑子的，我花了钱，你就是我的女儿，捣蛋我可要调教你！”

“尖嘴猴”嘿嘿笑着，劝道：“能上这来，可是你前世的造化呀。这里，住彩楼，穿绸缎，吃不尽的山珍海味，享不尽的福！”

王妈也忙掺合：“是啊，谁不知你苏妈妈是最疼孩子的，你看她们——”门外，有几个花枝招展的女子，正向大殿里偷看着。

“蹲门雕”冲东房里喊：“秋英，拿衣服来！”转眼间，东房间出来一个小女子，手托一摞叠得方方正正的绸子衣服和一双红色短腰小皮鞋，轻轻放在楠木桌上，然后乖乖地站在一边。

“蹲门雕”把手里的烟头往痰盂里一扔，抓起一件上衣，展开那花绸子面儿，送到小妹跟前，和气地说：“来，穿上，你妈可给你买不着这么好的衣服，往后好好给